

文学报新批评

文丛·第一卷·第3辑

中国作家才能的 滥用和误用

《文学报》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中国作家才能的 滥用和误用

（作者姓名）

（右侧栏内容，包含多段文字，部分文字模糊）

文学报新批评

文丛·第一卷·第3辑

中国作家才能的 滥用和误用

《文学报》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愿文学报

越办越好。

巴金



希望广大文学爱好者
都读《文学报》

冰心



出版说明

《文学报·新批评》专刊创刊于2011年6月2日。按照常规,在创刊号卷首应该有个《发刊词》,申明办刊宗旨和内容定位,一是便于作者赐稿,二是便于读者阅读识别。但本刊在首期推出时,却没有《发刊词》,似乎有点不合传统戏剧程式,开场锣鼓未敲,人物便甩着水袖登场了。这并非编辑部大意疏忽,其实,有关可以写在《发刊词》的内容,在它诞生前发布的《征稿启事》中已经反复申明了,那就是现已广为人知的“三提倡、三反对”：“倡导真实、真诚和自由、锐利的诚意批评,反对谩骂式的人身攻击;倡导‘靶标’精准、精到的及物批评,反对不及物的泛泛而论;倡导轻松、幽默、透彻的个性批评,反对故作高深、艰涩难懂的‘学院体’。”后来,编辑部又将之概括为六个字:“真诚、善意、锐利”。

在《文学报·新批评》亮相前,已有很多权威媒体,对当下的文艺批评生态存在的痼疾,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但如何改善“沉沦”的批评生态,却很少有人践行之。因此,《新批评》之所以甫一出现,就引起文学界、知识界的普遍关注,大概就因其将“呼吁”付诸行动,不仅高举批评的旗帜,连续不断地发出批评之声,而且隔周每期用八个版的容量集中刊登批评文字,内容涉及文学名家新作的文本分析以及文化现象、戏剧、影视等,颇有点“逆水行舟”味道。常有人问:《新批评》“新”在何处?或许,这也是其“新”之一吧。

古人云:“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说《新批评》“誉满天下”,实在有点“王婆卖瓜”了,但“谤亦随之”却是一个客观存在。应该说,这个“谤”包含着复杂的内容,既有善意的“误读”,也有不适应带来的恶意攻击,当然也有

《新批评》成长过程中种种不足引发的“争议”。不管是赞誉,还是善意批评抑或攻击,《新批评》皆以宽容、包容的气度,从各种不同的意见中吸收营养,然后整整衣冠,继续出门上路。因为,我们清楚自己从哪里来,又该向何处去。只要不做“亏心事”,是用不着害怕半夜“鬼敲门”的。

在《新批评》出版一年多后,编辑部同仁就酝酿将内容结集成书,但一直举棋不定的是出“选集”,还是完整呈现每一期的内容。经过反复斟酌,最终选择了后者。其考虑是,这样可以原貌展示《新批评》前行的脚印,正的斜的,美的丑的,都纤毫毕现,不加掩饰;再就是,便于有兴趣研究当代文艺批评史的人,查阅所有的文章。

《新批评》丛书将一卷一卷连续推出,祈请广大读者垂注并赐教。

《文学报·新批评》编辑部

于午马岁首

中国作家才能的滥用和误用

目 录

新批评 第十一期

2011年11月17日

- 1 迟子建创作局限论 / 翟业军
- 19 中国作家才能的滥用和误用
——答客问 / 郜元宝

新批评 第十二期

2011年12月1日

- 41 半部书:《一句顶一万句》/ 何 英
- 47 “非虚构”的真实性与思想性问题
——以梁鸿和慕容雪村作品为例 / 曾于里
- 57 “非虚构”的“中国”
——论《中国在梁庄》/ 李丹梦
- 61 与周汝昌先生商榷
——在《曹雪芹传》里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问题 / 石 磊

目 录

- 66 韩石山的批评艺术 / 赵化鲁
- 69 “兼容并包”不等于“藏污纳垢” / 王晴飞
- 73 批评的无奈 / 李 更
- 75 “枪手”编剧流水线 / 吴之如
- 77 现代阿 Q 如何可能? / 郑泽明
- 79 此岸的邪恶,彼岸的美好 / 王 帅
- 81 树上的树先生 / 姜文婧

新批评 第十三期

2011 年 12 月 15 日

- 84 批评要从文本出发
——评翟业军《迟子建创作局限论》 / 陈 冲
- 95 谁是批评真正的读职者? / 廖述务
- 103 极端书写的误区
——读雪漠的短篇《深夜的蚕豆声》 / 杨睿源

目 录

- 108 评论该向谁赎身? / 苏妮娜
- 114 能否减少作品的“穿帮”?
——对李建军《〈蛙〉: 写的什么? 写得如何?》
的一点补充 / 唐小林
- 118 “北大出版”也不例外 / 王国杰
- 121 传承的乏力与断裂的狂欢
——当前国内影视剧“翻拍潮”透析 / 周思明

新批评 第十四期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130 请神容易送神难
——“中国批评”的困境 / 郜元宝
- 135 “新批评”的胆略、学识与胸怀 / 梁建华
- 137 给贾平凹先生的“大礼包”
——谈《古炉》中的错谬 / 郭洪雷

目 录

- 145 满嘴跑火车的文学史
——读孔庆东《国文国史三十年——
中国现代文学史全讲》／杨光祖
- 149 畅销书写作指南
——以《男人帮》为例／曾于里
- 157 《故乡》中的笔误“有木有”？／秋声聒
- 162 批判之后，还剩下什么？
——对苏妮娜《批评向谁赎身？》的质疑／刘 玲
- 166 艺术品拍卖：可以不保真，但不许参与作假／吴之如
- 168 《金陵十三钗》中的性爱：商业与人性的共谋／王 潇
- 172 《龙门飞甲》：技术控的徐克还有多少老本可吃？／任锐铨

新批评 第十五期

2012年1月12日

- 176 三十万亡灵魂归何处？
——谈电影《金陵十三钗》及其他／陈 冲

目 录

193 《金陵十三钗》难圆“冲奥梦” / 肖 鹰

203 《古炉》争鸣备忘录

222 呼唤真正的文艺批评
——读《文学报·新批评》有感 / 谢端平



迟子建

迟子建创作局限论

翟业军

- 迟子建反反复复地传颂并演绎着压抑和拯救的“神话”，从来不会反省：真的吗？事情就这么简单吗？这两种“神话”甚至成了她的生命观和绝大多数创作的主旨。
- 迟子建的写作模式就是先铺叙人与人之间的误会、伤害，最后让大家在一种不期而至的契机中谅解、拥抱，生之温情和诗意于是汨汨不息。
- 《伪满洲国》中那些“正确”的碎片，被生生嵌进日常的肌理，形成一部看似驳杂、多端其实非常主流的历史叙事。这一叙事只是对于我们从小到大大习见的主流叙事的复制而已，绝无惊奇。

1964年元宵节出生,1986年借着《北极村童话》惊艳文坛的迟子建,年纪不算太老,却早已跻身“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之列了。二十多年来,中国文学这个主义、那拨浪潮轮番登场,冷不丁还来个“断裂”,格局虽是往“小”超细处走,读者也渐寥落,热闹却是依旧的,变化更是“一夕数惊”。面对文学场内外天崩地裂的大变局,迟子建我自岿然不动,一径用温暖、诗意的语言,讲述一个又一个“忧伤而不绝望”的故事,顺带着三摘鲁迅文学奖,一捧茅盾文学奖,极一时之盛。本文的任务是看看这位“北国的精灵”如何且凭什么能够处变不惊,自顾自地沉浸于属己的文学世界中,而这样的世界又给当下文学带来了哪些启示,抑或是警示。

一、复制举隅

迟子建产量惊人,每每让人心生疑虑:她哪里有那么多的故事要讲,莫非被山鲁佐德的精魂附了体?其实,只要仔细考量这些作品,我们便会发现她的写作很多时候就是复制,细心的人们可以一一罗列出她所凭借的母本。复制的写作当然轻省,可以批量化生产的,复制出多少,我们都不必奇怪。而且,古往今来的小说汗牛充栋,这里抓一篇,那里切一段,改改头,换换面,谁能看得出来?只是,金发碧眼的洋人穿上东方的衣冠,陈死的人们又借尸还魂,上演一出现时代的好戏,会不会有点不伦不类?复制的写作能有多少诚意和原创精神可言?当然,你可以反诘说:这是高标准、严要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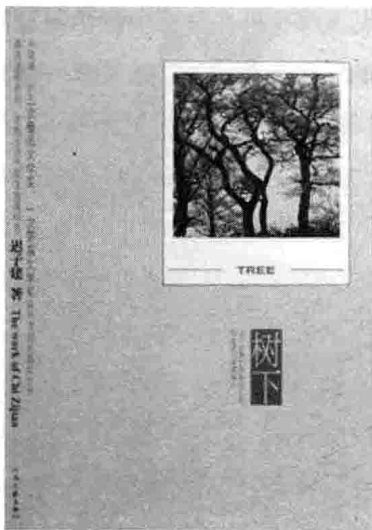
迟子建的复制,大抵可以分成三类,容我由轻及重、由隐及显地一道道来。

第一类是小说整体结构和情绪的挪用。挪用而成的复本,与母本有大致相似的脉络和情调,具体的人物、故事却不尽相同,因而隐藏较深,很难发现。此种挪用说重了是复制,说轻了是化用,是融会贯通。说法大可不

同,原创精神的缺失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比如,发表于1991年的《树下》,是迟子建的长篇处女作。2001年《树下》再版时,她在《自序》中说:“我愿意在这座已经陈旧的老房子里点起一簇炉火,约你在炉旁小憩,喝一杯清茶,共叙光影斑斓的往事。”什么样的往事呢?就是少女七斗在母亲死后,先后流离于惠集小镇、斯洛古、白卡鲁山、白航船和农场,经历过父亲暴毙、被姨父强奸、朱大

有杀人案、结婚第二天即离婚、老船长自杀、儿子多米病死等诸多变故,一步步成为沧桑到纯净、柔软到坚韧的成年女性的成长史。成长旅程中,种种苦难沉入逝川,消磨掉锋利、冰凉的棱角,竟也有了抚慰人心的暖意。成长的梦里面,天堂里的姨妈不再吝啬、刻薄,就连姨父也不再是阴冷的淫魔,他们一起组构成另一种奇异的安稳。这一满眼凄凉实则潜隐着温暖,处处险恶其实有着笃实、明亮的相信的女性成长史,与《青春之歌》之类充斥着否定、决裂和仇恨的成长故事是多么的不同啊,作者该深藏多少绵延不竭的爱意,中国文学又发生了何等天翻地覆的变迁。不过,令人沮丧的是,这一“爱的创造”大抵挪用了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结构和情绪,七斗就是一位女性的日瓦戈医生。不信请看,日瓦戈不也是孤儿?他的一生不也在西伯利亚、莫斯科、瓦雷金诺、尤里亚金、大森林等地转徙,就是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树下》以母亲的葬礼开始,给小说皴染上一股湿漉漉的哀愁,更给七斗一个无望、孤独的前程,《日瓦戈医生》的开头不也是母亲的葬礼,暴风雪中的死亡不也给小说以及日瓦戈的一生带来一种俄罗斯特有的忧郁和荒寒?白卡鲁山下的小木屋里七斗的寂寞和温暖,不也像日



瓦戈深夜坐在雪原中的小屋里写作,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强健的和平静的”,因为有四匹狼在长嚎,有拉拉和卡坚卡纯净的酣眠?有人会说,这些“疑似”只是巧合嘛,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迟子建在2001年1月13日的日记中的“不打自招”吧:“这一段时间又读了一遍《日瓦戈医生》。最早读它,是在北京鲁迅文学院求学期间。”这里有两个有趣的时间点。1.“在北京鲁迅文学院求学期间”,也就是1987至1990年之间,迟子建读到了《日瓦戈医生》,其后不久,她开始创作《树下》这部深镌着帕斯捷尔纳克印记的小说。2.“这一段时间”,即2001年1月13日之前的一段时间,正是《树下》再版之际,再版《自序》就写于2001年1月2日,而在此时重读《日瓦戈医生》,一定是因为《树下》又勾起了她的帕斯捷尔纳克记忆。重读,是对那段挪用往事的不由自主的追怀。

顺理成章的疑问是,《树下》对《日瓦戈医生》仿得像吗?姑且不论1949年以后户籍制度死死地缚住国人,七斗绝无浪游的可能,单说在充斥血腥和罪恶的时代苦苦寻求着灵魂的自由和永恒的休憩的“圣愚”日瓦戈,被简单化为心高气傲又逆来顺受的七斗,那么艰难、执拗的精神苦旅,被简单化为一段“光影斑斓的往事”,就让人实在是哭笑不得了。这一太过简单的处理方法,正源于作者心智和情怀的简单,她根本理解不了伟大的母本:

评论家们都喜欢把这部书当做一部“政治”书来看,因为它写到了十月革命,写到了一代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态度。但我今天宁愿把它当做一部辛酸的爱情小说来看待,因为哪个时代没有哪个时代的悲剧呢!

《日瓦戈医生》怎么会是“一部辛酸的爱情小说”?此种误读正好提醒我们,迟子建的复本恰恰讲述了一个辛酸却浪漫的爱情故事,那个鄂伦春

小伙骑着一匹白马疾驰而来,才是让七斗乃至迟子建面颊潮红、心动如兔跃的动人画面。浪游只是迟子建“东施效颦”时紧皱的眉头而已。

再如,《逝川》是一篇精巧得透明的短篇小说,不,玉雕。逝川上一年只来一次的泪鱼下来了,每户人家捕上几条这种闪着蓝幽幽的光,呜呜哭泣着的鱼,再放回逝川,就能求得一年吉运。老吉喜也备好渔具,准备捕捞,却被唤去给胡刀老婆接生,偏偏产妇难产,仿佛跟渔汛较劲。等双胞胎终于落草,老吉喜来到逝川边,泪鱼早已灵巧地摆动着尾巴,飞快地游向下游。望着空荡荡的渔网,老吉喜很想唱上一段歌谣,“可她感觉自己已经不会发声了”。但是,如此精巧的构思,却来自于拉克司奈斯的《青鱼》。一样的渔村,一样的一年一度的渔汛,一样的年老的女人,老女人一样

地拥有过最茂密、蓊郁的青春,最后一样地老去,成为由渔汛点燃的生命狂喜的局外人。我想,迟子建对于这篇被收入流传极广的1981年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选》(信德、仲南编选)的小说,一定不陌生吧?如此抽象化地书写人之一生,书写韶华逝去的落寞甚至绝望,也一定是受了它的启发。只是,在《青鱼》结尾,拉克司奈斯让老卡达放声大哭,仿佛倾吐出整个大地的悲苦。这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填补的巨大空洞。

